

小学美术育人事迹（吴蓉蓉）

在二十年的小学美术教学中，我始终坚信：画笔不仅是描绘色彩的工具，更是走进孩子内心的桥梁。那些藏在画作里的情绪褶皱、隐秘困惑与纯真渴望，往往藏着教育最珍贵的起点。无数个像小宇这样的孩子，让我在调色盘与画纸之间，读懂了教育最柔软的模样。

2013年深秋，我接手四年级美术课时，很快注意到了坐在教室角落的小宇。他总是把自己缩在课桌和墙壁的夹角里，像一株谨慎的含羞草。美术课上，当其他孩子争着抢着要鲜艳的蜡笔时，他永远只选黑色和深灰色，画纸也总带着一种被用力涂抹后的沉重感——孤零零的房子歪歪扭扭立在画面中央，天空是压抑的铅灰色，连窗户都吝啬地只画一条细线，仿佛怕透出半点光亮。

课后和班主任闲聊才知道，小宇的父母在他刚上一年级时就去了南方打工，每年只有春节才回来一次。他跟着腿脚不便的奶奶生活，放学要帮着喂鸡、择菜，很少有机会像别的孩子那样在楼下疯跑。“这孩子心里像揣着事，问什么都低着头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”班主任的话让我看着那幅灰色的画，忽然读懂了线条里的孤单。

我没有急着在他的画纸上指指点点，更没说过“你应该多用点颜色”这样的话。孩子的画从来不是需要修正的作业，而是他们递出的悄悄话。在一次“我的自画像”主题创作中，我搬了个小凳子坐在他身边，假装整理自己的画具，轻声说：“老师小时候也总爱用灰色画画呢，觉得把自己藏在灰色里特别安全，就像下雨天躲在被子里听雷声。”他握着蜡笔的手顿了顿，却没抬头。我继续在自己的画纸上添了几笔暖黄：“不过后来发现，加一点这样的颜色，像奶奶晒过的被子那样，好像心里会松快些。”说完便起身走开，没再看他的反应。

第二次课，我特意带了一筐“特殊材料”——从家里搜罗的碎布头、捡来的银杏叶、毛线团，让大家用拼贴画表现“最喜欢的地方”。小宇捏着一片酒红色的绒布头，指尖反复摩挲着边缘，眼神里有犹豫，也有一丝藏不住的好奇。我故意转身指导前排的同学，眼角的余光却看见他悄悄把布头凑到画纸上比划。等我巡回一圈回来时，那片红色已经被他贴在画面右上角，像一捧被晚霞染透的云。虽然只占了指甲盖大的地方，却是他画里第一个挣脱灰色的光点。

展示作品时，我特意用手机拍下那抹红色，投到大屏幕上：“大家看小宇画的夕阳，像不像奶奶家屋顶上，傍晚被太阳染成蜜糖色的云？我每次看到这样的颜色，都觉得心里暖暖的。”话音刚落，教室里响起细碎的掌声。我看见小宇的肩膀

轻轻抖了一下，一直低着的头，悄悄抬起来半寸。
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在课堂上“藏”一些小心思。小组合作画“海底世界”时，我让他负责涂背景色，同桌主动递过浅蓝色蜡笔：“你试试这个，像海水的颜色。”他犹豫着接过去，在纸边缘试涂了一小段，我立刻夸张地说：“这片海水好清澈，小鱼肯定喜欢在这里游！”讲“四季”单元时，我带孩子们去操场观察樱花，特意走到他身边：“你看花瓣的粉色，像不像奶奶织毛衣时用的线团？”他忽然小声接了一句：“我奶奶织过粉色的围巾。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主动说话，声音轻得像羽毛，却让我心里泛起一阵柔软的涟漪。

半年后的春天，他的画里开始长出绿色的草，飘着彩色的气球，连天空都渐渐透出淡淡的蓝。毕业前夕画“我的愿望”时，他破天荒地用了整整一盒十二色蜡笔：画面中央是彩虹下牵手的四个人，爸爸高高瘦瘦，妈妈扎着马尾，奶奶牵着他的手，每个人脸上都画着弯弯的笑。“老师，这是爸爸妈妈回来接我的样子。”他主动把画递过来，眼里闪着光，“我问过奶奶，她说等我上初中，他们就回来找工作。”

如今小宇早已小学毕业，几年前教师节，我收到一个厚厚的信封，里面是他画的水彩画：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美术教室的地板上，五颜六色的气球系在课桌腿上，角落里有个低头画画的小男孩，旁边用清秀的字迹写着：“谢谢您让我知道，画里有光，心里就有光。”

多年美术教学让我深深明白：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“教会”，而是小心翼翼的“唤醒”。当孩子在画纸上敢于袒露真实的自己，当创作让他们感受到被看见、被理解，美术就超越了“画画”本身，成为滋养心灵的土壤。就像小宇画里的色彩，从最初的灰色孤岛，到后来的彩虹漫天，每个孩子心里都藏着一片等待绽放的花海。而我们能做的，不过是带着足够的耐心和尊重，做那个静静等待的园丁，等着每一颗种子，用自己的色彩，慢慢发芽、开花。